

蘇聯兒童文學論文集

第一集

柯 恩 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蘇聯兒童文學論文集

第一集

柯恩編 余振等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〇年·北京

第510號 文藝

蘇聯兒童文學論文集 第一集

編者 [蘇聯] 柯 恩
譯者 余 振 等

青年·開明聯合出版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區65號老君堂11號

總經理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850×1168 1/32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16 2/4 字數 397,000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 40,400 元

印數 1—1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4號

內 容 提 要

本文集包括十三篇文章，有些文章是關於兒童文學作家和他的作品的研究，如‘談談普希金的童話詩’、‘馬雅柯夫斯基的兒童詩’、‘蓋達爾的創作道路’、‘瑞特柯夫的創作’、‘高爾基為建設兒童文學而作的鬥爭’等；有些文章是兒童文學專題研究，如‘兒童中篇小說’、‘過去和現在的學前兒童讀物’、‘科學故事’、‘兒童的歷史小說’、‘歷史文學讀物的教育意義’、‘兒童讀物中的俄羅斯民間童話’等；另外有兩篇關於蘇維埃兒童文學發展的總結性的文章：西蒙諾夫的‘兒童文學的現狀及其發展的幾個問題’和蘇聯作家協會的‘關於兒童文學發展的狀況和任務’的決議。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Л. Ф. КОН
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0

出版者說明

本文集是蘇聯兒童文學理論的重要文獻，爲了便於讀者閱讀，文中的人名、地名、書名等專名，盡量採用目前通行的譯名。所有的引文也依據可靠的中譯本校正。註釋方面，除原書註、譯者註外，在必要的地方，我們也加上了一些註解，以「原註」、「譯者」、「編者」分別標明。所有作家、書名、重要文件以及出版者，除盡量求得譯名的統一外，並在每篇初次出現時，都附加原文；關於英法等國的作家及其著作，也盡量查出英法等原文，附註於後，以便讀者查考。但由於人力所限和參考資料缺乏，難免有所疏忽或遺漏，希望讀者隨時指正，以便在再版時修改。

本文集在處理過程中，由於讀者的需要，曾於去年抽出五篇，分成四冊，作單行本出版：蓋達爾的創作道路（單行本名稱同），科學故事（單行本作論兒童的科學讀物），歷史文學讀物的教育意義和兒童的歷史小說（單行本作蘇聯兒童的歷史文學讀物），兒童讀物中的俄羅斯民間童話（單行本作論兒童讀物中的俄羅斯民間童話）；特此說明。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五月

編輯部的話

我們編選這本文集的目的，在於幫助兒童讀物作家、兒童讀物工作者和兒童文學教師進行工作。我們把這本文集看作兒童讀物館（Дом Детской Книги）在研究兒童文學問題上的初步工作。收入本文集的有專論，述評性質的文章，討論兒童文學的個別問題的文章，以及旨在引起大家注意兒童文學尚未完全研究出結論的某些重大問題的文章。

譬如，茲洛賓（Ст. Злобин）的文章，就屬於以提問題的方式而發表的一類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某些論點，還值得大家來討論。

這本文集裏所收進的文章不可能把兒童文學的一切問題都包羅無遺。特別缺少的是論述兒童詩、論述兒童戲劇和論述科學幻想小說的文章；兒童讀物的裝幀和插圖等等問題，也完全沒有談到。

我們希望本文集能夠引起作家和教育界對兒童文學問題的注意，以期幫助這方面的工作得到擴大和深入。

我們請求關心兒童文學問題的讀者，把自己有關本文集的批評、反映和建議寄給我們，我們的地址是：莫斯科高爾基大街，第四十三號，兒童讀物館。

目次

兒童文學的現狀及其發展的幾個問題	西蒙諾夫	一
談談普希金的童話詩	馬爾夏克	二五
高爾基爲建設兒童文學而作的鬥爭	密德魏傑娃	四三
馬雅柯夫斯基的兒童詩	愛賓	五三
蓋達爾的創作道路	愛賓	五五
瑞特柯夫的創作	楚柯夫斯卡雅	一九六
兒童中篇小說	馬爾果玲娜	二六
過去和現在的學前兒童讀物	艾茂健	三九
科學故事	伊林	六三
歷史文學讀物的教育意義	茲洛賓	五五
兒童的歷史小說	瑞托米洛娃	四三
兒童讀物中的俄羅斯民間童話	阿·尼查葉夫	四九

附 錄

關於兒童文學發展的狀況和任務

——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第十三次全體會議的決議

274
275

兒童文學的現狀及其發展的幾個問題

西蒙諾夫

我們整個現代蘇維埃文學，就是即將進入共產主義的社會的文學。

從這個社會的今日和明日的任務的觀點上來看，對於擺在我們整個文學面前的、特別是擺在它每一部門面前的情況和任務，應該來一番估量。

所以，在談到我們兒童文學的時候，不應當從它的特殊性談起，而應當從它同我們的成人文學結合起來的那一點，即任務的共同性來談起。

蘇維埃兒童文學，是蘇維埃文學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隨着我們國家整個社會主義文化一起發展起來的。

布爾什維克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斯大林同志本人都密切注意蘇維埃兒童文學的成長，並用明白周詳的指示來幫助它。在黨和政府關於文學和藝術問題的決議中，在關於兒童文學的專門決議中，在關於蘇維埃教育與學校問題的指示中，都提出了發展蘇維埃兒童文學的廣泛的綱領。

在共青團真理報二十周年紀念日，斯大林同志在他的祝詞中簡要地說明了我們青年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務：

「我相信，共青團真理報今後一定能以盡忠於列寧黨的精神來勝利地完成教育正在成長的一

代的任務，幫助青年們掌握科學和文化底成就，發動青年愛國者底力量，爲爭取我們偉大祖國更進一步的繁榮而鬥爭！(10)

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六年具有歷史意義的關於意識形態的決議中說，蘇維埃文學和藝術工作者的使命就是積極參加教育蘇維埃人的事業，滿足他們的高度的文化要求，把蘇維埃青年教育成勇敢、樂觀、盡忠於祖國、相信我們事業的勝利。不怕阻礙、能夠克服任何困難的人。

這就是黨給我們藝術和文學的綱領，也就是教育蘇維埃人的綱領。在這個綱領中特別強調了教育青年的任務。這對我們的整個文學都有關係，它並不抹煞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之間的界限，却消除了它們之間的一切人爲的障礙——直到最近我們還有許多人很喜歡樹立這種人爲的障礙。

對於我們整個的文學，從爲了最小的小孩的文學直到爲了最大的成人的文學（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都必須用這樣一個唯一的標準來衡量：這種文學怎樣幫助建設共產主義並教育建設共產主義的人？

高爾基(M. Горький)說過：「在我們國內，教育就是教人革命化」(11)，而教人革命化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把一個人從幼年時候起就要教育成一個能夠革命地思考和革命地行動的人。而革命地行動——這就是要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要細心地經常地建設，完成交付給你的任何事情。

因而，擺在我們文學面前的，特別是擺在我們兒童文學面前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教育出積極行動的共產主義的建設者，而不是教育出善意的旁觀者；要教育出這樣的人：他能挽起袖口，把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熱情都貢獻給建設共產主義的事業，他認爲整個共產主義建設的成敗完全繫於交付與他個

人的事情的成敗。

但是我們的國家並不是在真空當中來建設共產主義的。

我們在國外有的是朋友，我們正在幫助他們，他們正在學習我們；我們也有的是敵人，他們正在武裝着敵視我們的思想，並且爲了同我們鬥爭，也在物質上武裝起來。

因此，我們文學的第二個任務，就是要教育出戰士，這種戰士要有清晰的政治思想、能夠猛烈地同敵視我們的一切思想的表現去搏鬥，同舊世界的政治、道德、生活、教養、教育各方面的一切陰謀詭計去搏鬥。

不久以前，在文學界中還相當廣泛地存在着這種不正確的有害理論，說什麼我們還沒有大量的兒童文學；更恰當一點說，就是，我們固然有一些早就從事兒童文學工作的作家的無可爭辯的名字——

馬爾夏克（C. Маршак）、巴爾托（A. Барто）、米哈爾柯夫（C. Михалков）、卡西爾（И. Кассиль）和不幸死去了的蓋達爾（A. Гайдар）的一些作品，可是流進兒童文學裏來的新的、年輕的、天才的力量似乎早就看不見了。這種理論爲好多批評家人爲地支持着，這些批評家只是圍繞着那些同一的名字而焚香膜拜。

某些討論和辯論，更助長了這種看法。參加這些討論和辯論的批評家，類似伊維契（A. Ивич）（當然不止他一個人），就發過怨言：「而今安在哉！」按照他們的看法，只有在三十年代才存在過兒童文學的「黃金時代」。他們對那種「黃金時代」讚歎不已。

這種理論所以是錯誤的，正因爲我們有很好的兒童文學，雖然我們的兒童文學還存在着許多嚴重

的缺點。

這種理論所以是有害的，正因為它的根源是不認識人材，缺乏對他們的關懷，缺乏對新鮮事物的寶貴的感情，而沒有這種感情，在任何地方都不會有進步，在文學領域裏自然不能例外。

今日有些批評家和文學論壇都喜歡把某些兒童文學作家看做是我們兒童文學的幾乎唯一值得注意的代表人物。這一些兒童文學作家，對這種理論也應當負相當的責任。

其實，除了他們，還有誰能夠這樣簡捷方便地打破這種自己臆造的、兒童文學文壇上的寂寞生活的神話呢！要他們做好這件事情是特別簡單和便利的，因為他們都加入了各出版社的編輯委員會，並且對於這些出版社的稿件的處理有左右之權，他們領導着一些會議，他們作了兒童文學委員會和兒童文學部門的首腦人物，他們很清楚地知道兒童文學中各種工作的真象，也知道在兒童文學中有許多正在成長的大才。我們必須說，這些正在成長的天才並不是常常輕而易舉地就會給自己打開一條道路的。

但是，可惜，我們這些處於領導地位的兒童文學作家，當他們對兒童文學問題發表意見並爲了兒童文學的威信而奮鬥的時候，常常是獨斷專行地來處理問題，而很少以提拔新幹部爲根據來處理問題。他們忘記掉了，任何文學（兒童文學也包括在內），從來不會是，而且將來也不會是三五個人或十來個人可以包辦得了的。

我們試設想一下，我們的成人文學，假使在它的中間沒有出現過名聞全國的名字，或者至少沒有出現過戰後近三四年間聞名全國的名字，如涅多果諾夫（А. Негодинов）、格里（Грибачев）、唐克（М. Таук）、士爾松—札傑（М. Трысун-Задэ）、潘諾娃（В. Панова）、波列伏依

(B. Полевой) 'Е[л]耶夫斯基 (С. Бабаевский) '阿札耶夫 (B. Ажаев) '布賓諾夫 (M. Бубеннов) '岡察爾 (A. Гончар) '卡薩凱維奇 (Эм. Казаревич) '馬里采夫 (E. Мальцев) '顧里亞 (Г. Гурья) '拉普捷夫 (Ю. Лаптев) '多勃洛沃里斯基 (B.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 '士泰英 (A. Штейн) '蘇羅夫 (A. Суров) 以及其他好多詩人、散文作家和戲劇作家的名字——他們的作品已經根深蒂固地印入現代讀者的意識中，並且成了我們文學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假若沒有這些名字和這些作品，那末，我們不能想像我們的現代文學？當然不能，而且這是誰也不會想像的。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一看我們的現代兒童文學。也試設想一下，比如說，假若沒有下面的這些名字我們不能想像我們現代兒童文學的散文作品。這些名字是，李克斯塔諾夫 (И. Ликстапов) '穆薩托夫 (A. Мусатов) '瓦西連柯 (И. Васьченко) '普利列查葉娃 (M. Прилекая) '卡爾納烏霍娃 (И. Карнаухова) '伏隆柯娃 (Л. Воронкова) '哈甫金 (O. Хавкин) '奧謝葉娃 (B. Оссина) '伊林娜 (E. Илина) 以及其他許多作者（這個名單還可以擴大的）——其中一部分人從事兒童文學工作已經不止一年，不過他們的聲音直到現在才日益壯大起來，在與現代生活有聯系的主題中日益壯大起來。——不能，沒有這些作家的作品就不可能想像現代兒童文學，特別是其中的散文。

最近，在某些會議上，甚至於在某些出版物上出現了某些同志的言論，這種言論的出現，有時是作為一種對於要把兒童文學關閉在少數早經成名的人物的狹小圈子裏的這一有害企圖的反響，有時只是根據一種無原則的理由，譬如這種言論說，應當把馬爾夏克或者巴爾托的全部創作重新審查，重新估價，並予以殲滅性的批評。

這類言論中最典型的言論就是別列佐夫（П. Белезов）發表在十月雜誌上的侮蔑性的文章。其實這種毀滅性的批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雖然馬爾夏克和巴爾托的創作並不是沒有缺點。

馬爾夏克爲我們兒童文學所作的貢獻是很難重新估價的；因爲這種貢獻是偉大的。馬爾夏克是詩歌巨匠，是現在俄羅斯蘇維埃優秀詩人之一，是繼馬雅柯夫斯基（В. Маяковский）之後，第一個在兒童詩歌中，在自己的特維斯特先生（Мастер Твистер）中，寫出了富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和強烈的政治意義的兒童讀物的典型的人，後來，在不久以前，他又用同樣的體裁創造了一些出色的東西，如軍郵（Почта военная）和現實的神話（Быль-небылица）。

巴爾托在兒童詩歌中創造了不少寶貴的東西。她的好多作品都牢不可拔地深入孩子們的生活中。近幾年來，她已走上了創造關於兒童短篇現實主義的敘事詩的有益道路，這是特別可貴的。

這些詩人的創作，當然沒有理由保險不受批評，可是也沒有理由把它們作爲毀滅性批評的對象，何況這種批評還是帶有侮蔑性的。

不過，我再重複一次，應當說，這些身居領導地位的兒童文學作家（米哈爾柯夫和卡西爾也應當和他們共同負擔這種責任的），在兒童文學的整個發展上，在兒童文學幹部的成長上，其社會立場在好多年的過程中都是不正確的。

這些作家很少關心到新幹部的提拔，而且對那些投入兒童文學的新幹部所帶來的新作品，也注意得很不夠。

作家，特別是兒童文學作家，應當寫一些天才的有趣味的書——這一點，當然是無庸置疑的事。

但是究竟什麼才算是有趣味的呢？——對於這一點，在兒童文學上直到現在還存在着重大的意見分歧，而且是這樣原則性的意見分歧，以致沒有任何理由來緩和它們或隨便談論它們。對於它們，我們必須大聲疾呼地來談論。

高爾基說過：「兒童的天性生來就有一種追求光明的、不平凡的事物的意向。在我們蘇聯，不平凡的、光明的事物就是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所創造出來的新事物。我們正應當把兒童的注意力鞏固在這一點上，這應該是兒童底社會教育的最主要的材料。」

假如，在一個作家看來，他所觀察的生活當中最不平凡的和最光明的就是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所創造的新事物——我們再補充一下——就是我們社會主義農村勞動者的革命力量，我們先進知識分子的革命力量所創造的新事物，假如，在他看來，這種新事物就是生活當中最有趣味的東西，假如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正是力圖把這種最有趣味的東西轉達給自己的年輕讀者，——那末，他就走上了表現我們現實的正確道路；走上了教育我們兒童和青年的正確道路。

假如在一個作家看來，這種新事物不是最不平凡的、不是最光明的和不是最有趣味的，假如，在他看來，這種新事物不是具有英雄氣概和戲劇性的，假如他不是從這種新事物的內部，而是從它的外部什麼地方去觀察光明的和不平凡的東西、英雄氣概的和戲劇性的東西，那末，他就一定會不正確地反映我們的現實生活，不正確地解決教育我們兒童和青年的任務。

這就是存在於我們兒童文學當中的那個簡單明瞭的分水嶺，而有一些唯美主義的批評家企圖把這種分歧用一些朦朧不清的字眼在暗中換掉，例如說什麼浪漫主義，什麼實用教育和感覺教育，以及莫

須有的什麼教育學在我們文學中的橫霸勢力，甚至於幾幾乎還要說出教育學的毒害，諸如此類，等等。這些說法的主要目的，如果我們說得直爽點和粗魯點，那就是不想去說明問題，而簡直是在混淆黑白。

最近幾年內，在兒童文學上佔有主導地位和決定性地位的這些散文作品的基本價值，恰恰就在於：創造出這些作品的作家們，在我們社會裏的最主要和最新鮮的事物當中，找得了不平凡的和光明的東西。他們從我們的少年男女在集體農莊田地上和社會主義工業中的勞動裏，找得了這種不平凡的和光明的東西；在新的社會主義道德裏，在我們學校裏所發生的新的關係裏，在對勞動、對朋友、對敵人、對整個周圍世界的關係裏，找得了這種不平凡的和光明的東西。

因此，我們首先應當指出如李克斯塔諾夫的小傢伙（Малышок）和瓦西連柯的小星星（Звезда）這一類的作品是一種極好的現象，這些作品講述我們工業底未來領導者所要經歷的道路的開端，歌頌工業中的勞動、歌頌這種勞動的英雄主義、戲劇性以及它的異乎尋常的光輝。

這些作品是號召兒童選擇偉大的工人職業的作品，是號召文學來描寫生產勞動的優美和重要性的作品。

說過了上面提到的關於我們工藝學校的學生的作品之後，我們應當再指出幾本近幾年所寫的關於集體農莊鄉村、關於集體農莊兒童的好書，如伏隆柯娃的哥洛吉史村（Село Голосиное），尤其是穆薩托夫的傑出的小書北斗星村（Соткари）。卡爾納烏霍娃的小書友愛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дружбе）也屬於這種好書之列。

這些關於集體農莊鄉村的兒童、關於鄉村學校的書，發散着生活底偉大而嚴肅的真實氣味。在這種書裏，把幫助大人來工作、把在戰時的艱苦條件下和戰後最初幾年生活中的兒童勞動，不但描寫成兒童生活中高貴的良好事業，而且還描寫成某種十分光明的、富有戲劇性和英雄主義的事業，描寫成是困難，同時又是快樂，是關懷，同時又是興趣。

最近幾年出現了一些關於學校生活的很有趣的小說。

這類小說當中最有價值的，應當指出下列幾部：普利列查葉娃的同志們和你在一起（С тобой товарищ），奧謝葉娃的瓦肯克和他的同學們（Васек Трыбачев и его товарищи），哈甫金的永遠在一起（Всегда вместе）和索特尼克（Ю. Сотник）的談談我們的事（Про наши дела），最後一本是專門給年齡較小的兒童寫的。

普利列查葉娃的書寫得最有分寸。作者從一件看來決不特出的學校生活事件上，提出了倫理上、道德上、友誼上、對同學的原則態度上的一系列深刻的問題，並且正確地解決了這些問題。

奧謝葉娃也寫了一本非常真摯的好書。這本書絕沒有那種說教口吻，可是却受到某些人的無理譴責。

赤塔作家哈甫金的永遠在一起這本書，雖然還有許多缺點，雖然從頭到尾還缺乏一個整然的結構，雖然某些形象還沒有完成，但是這本書在學校小說中仍然是一本有原則性的和富有興趣的作品。

這本書顯示出作者是一位有才幹、有希望的作家。哈甫金講述的是外貝加爾某礦山的一個學校。書中主要人物是學生。作者注意的主要對象是學校的事業。但是在本書裏面很正確地指出了：蘇維埃